

知乎盐选 | 再遇

91

熊雕虽然速度极快，但动作却有些笨重。我丢出一把缠绕灵草的种子，将灵力灌入白翎扇中，再用力挥出。时间法则起了作用，种子飞快地发芽、成长，直至变成缠绕的结实藤蔓。

他们一头撞进丛生的藤蔓中，皮肤的尖刺接触到皮肉，深深地扎进去，使得熊雕们一时半会儿不能立马挣脱。

瞅准这个机会，我握紧白翎扇倾身而上，冰冷的寒气与灵力灌注进去，直到扇子变得沉甸甸，前沿却无比锋利时，我终于一咬牙，朝着熊雕头领的脖颈狠狠地挥了过去。

「啊！！」

鲜血四溅，为首的熊雕发出一声凄厉且雄浑的惨叫。冰系灵力的破坏力惊人，从他脖子上的伤口处，无数碎冰反复结冰、碎裂又融化，却始终不见好，反而撕扯着伤口一路严重下去。

「卑鄙的人族修士，你居然暗算我！」他怒吼，「我要杀了你！」

有鲜血的刺激，缠绕灵草生长得更好，也纠缠得更紧了。无数草叶被他们的肌肉挣脱崩开，又以更快的速度长出新的绕上

去。其实能制服这东西很简单，用火就能马上烧断不再复发。但很显然，这并不是妖兽熊雕们该了解的知识。

在我分出一股神识，操纵着饮雪剑刺穿一半熊雕的身体时，为首的那个终于暴走了。他仰天长啸，身体表层的羽毛冒出细密的火焰，居然真的烧断了缠绕灵草，然后疯狂地朝我扑了过来！

我心头微微一惊，不待做何反应，风如是冷冷的声音已经传进我耳朵里：「别心软，下死手！」

饮雪剑被神识包裹着，直接洞穿了上一只熊雕的身体，接着飞快地向这一只后心飞去。我不断向白翎扇中注入冰系灵气，眼睛死死盯着首领熊雕越来越远的距离。十米、五米、两米——眼前！

我将白翎扇猛然挥出，筑起一道长长的冰墙，然后骤然后退。熊雕一声咆哮，撞入墙内，无数碎冰飞过来，划伤我的脸颊，也就是片刻阻滞的功夫，饮雪剑已经赶到，毫不留情地刺穿了他的心脏。

滚烫的鲜血淋在我身上，甚至飞溅在我脸上。剩下的熊雕们愣了愣后，四散奔逃。饮雪剑回到我手中，剑身像是小溪流一般流淌着鲜血。我拎着它浮在空中，心头莫名有股对于杀戮的渴望涌了上来。

这感觉.....好熟悉。

许久后我才将心头莫名翻滚的戾气压下去，满身鲜血地回到了飞舟上。风如是看了我一眼，说：「秦绒绒你过来，我将搜魂诀教予你。趁那熊雕首领神魂还未完全散去，你去搜一遍他的识海，看能不能找到关于这场征战中人界或者妖界的新进展。」

我乖乖应是，从她那里学了口诀，又将手贴上那颗毛茸茸的禽类脑袋，仔细搜寻。

他记忆中纷乱的画面——闪过，最终定格在密密麻麻的人类队伍上。

那是人界七大门派用来支援大魏皇朝的队伍，从视角上看，这只熊雕似乎只是暗藏在一边的旁观者，并未被人界的兵马发现。我顺着他的视线——扫过去，看到了玄兽宗、古剑山、冰玉门等熟悉的门派和熟悉的人，甚至看到了天元门队伍最前方面无表情的陆流——

以及，站在万药山队伍最显眼处的，林天樱。

92

「你的意思是，人界的修士打算出手与妖界对抗，抵御这次灾祸？」

风如是皱着眉头问我，我点点头，跟她解释原著中提到的一些设定：「人界的皇朝看似由凡人掌控，实则背后有七大门派加以支撑——毕竟这是个修仙世界。如果仅仅只靠凡人那点力量，这皇朝早就被妖界和魔.....吞并了。」

突然想起风如是就是魔界的人，我赶紧把第二个字吞了回去。

好在风如是并未在意这种细节，她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另一个词汇上：「如果我没记错，这已经是你第二次在我面前提到『修仙世界』这个词，听起来，你好像还去过别的世界？」

我万万没想到，风如是的感觉竟然如此敏锐。僵了僵，勉强找了个借口：「之前不是同你说过，我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吗？这便是那预言告诉我的。」

「告诉你还有别的世界？」

我含糊地「嗯」了一声，没承想风如是来了兴致，手指一划，忽然从空间裂缝中取出两枚桃子一样的水果，给我看傻了。

她还递给我一颗，问道：「你预言中得知的另一个世界该怎么去呢？也是通过这样的空间通道吗？」

接过桃子咬了一口，挺甜。没等我答话，银祁已经在一旁叫开了：「我的呢我的呢？」

风如是眼神都没瞟他一下：「没你的。」

可能是我暗中跟银祁科普过风如是的修为等级，而他默默比较之后发现自己打不过，因此面对风如是如此冷淡的态度时，选择了默默回到飞舟的方向控制器旁边。

我含糊其词地说：「呃.....这个，不太好说.....」

说实话，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。事实上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穿越过来的，是睡梦中吗？是在家里的床上，还是公司午休的桌前？惊心动魄的近期经历把并不遥远的记忆拉扯得模糊不堪。

最终我跟风如是说：「我也不知道。我知道的只有这么多——有不只一个世界，但我们没法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去。」

风如是若有所思的时候，怀里的落落忽然挠了我一爪子。我低下头，眯起眼睛怀疑地看着它：「你果然听得懂人话。」

「喵——」

「那你会说人话吗？」

它冷艳地看了我一眼，从我怀里跳出来，走到船舱一角，趴下睡了。

之前，我描述了在熊雕首领记忆中搜索到的画面后，银祁很快告诉我，那地方叫碎月关，位于大元皇朝核心要塞之处。沿着那离往西四千八百里，就是人界的修仙世界，七大门派就驻扎在那边。

「四千八百里的距离，凡人步行或骑马要走上好几年，但修仙者若是修为高强，一日半日的便能赶到。」

我摸了摸下巴，开始分析：「之前，我曾经参加过七大门派联合举办的宗门大比，我在那画面里看到了不少十分眼熟的人，都是那比赛中出现过的人，甚至包括门派长老。」

银祁说：「还有你师父。」

「你能不能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？」我瞪了他一眼，结果银祁十分理直气壮，「我这是为了提醒你，那是你的仇人，你不是要找他报仇吗？」

「找他报仇之前，我得先弄死另一个人，就是万药山那个女人。」想到林天樱，我心里就有一股被仇恨与怒火包裹的杀意一步步涌上来，又被我强压在心底，「不过她最多一个结丹期的修士，为什么会站在队伍那么显眼的地方？和尘樊或者尘松有什么关系吗？」

「尘樊和尘松又是谁？」银祁一脸茫然。

「舔狗和舔狗的爷爷，这不重要。」我说，「重要的是，我们得弄清楚林天樱在万药山到底是什么地位。如果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她已经成了门派核心人物，那我要杀她的话，面对的不光是陆流，还有整个万药山的弟子。」

93

银祁问我：「你不是说，你是那什么天元门纯阳峰的亲传弟子吗？那你要对付她，天元门不得站在你这边？」

「.....」我无语了一下，不得不提醒他，「大哥，陆流就是天元门的人，你猜天元门会站我这边还是陆流那边？」

银祁默默地缩回了爪子：「好吧，是我误会了。不过秦绒绒，我从前四处游历时，一直听说你们人修最奇妙又最牢固的关

系，就是师徒和师兄妹关系，还因此发生了许多话本子里写的爱恨情仇的故事……可为什么，你师父竟然不站在你这边，反而为了一个刚认识不久的人对你动手呢？」

我啃桃子的动作一瞬间顿住，胃口全无。

是啊，为什么呢？

如果是原著作祟，那他一开始就不该对我那样好；因为原著里，从林天樱这个人一出现开始，陆流对待秦绒绒的态度就已经发生了变化。可如果不是原著的设定在起作用，陆流为什么会那样喜欢林天樱，甚至完全置他与秦绒绒之间的师徒情分于不顾？

见我神情低落，银祁有些不忍心地拍了拍我的脑袋：「算了，想不出来就别想了。男人心，海底针，何况还是一个修为如此高强的男人修士，那他的心理就更难以捉摸了。兴许是你师父这个人脑子有病，分不清好赖也说不定呢。」

我知道他是为了哄我，故意讲些难听的话骂陆流。但其实有些问题，我一早就猜到了那个最有可能的答案，只是从前的逃避心理，让我实在无法面对。

现在，我终于可以坐实了那个肯定：或许我穿越过来之后，陆流也曾因为我与原本的秦绒绒大不相同而对我动过心，因此才会做出那些暧昧难解的举动。可这种浅薄脆弱的东西，终究抵抗不过原著设定的强大，在他遵循原著感情线，开始一心一意为林天樱付出后，那段昙花一现的偏爱和付出就结束了。

我没有告诉银祁和风如是的是，在熊雕的记忆里，我还看到了一个画面：林天樱指间随意把玩着一柄透明的匕首。

那是噬火。

本命法宝就是修士的命，陆流能把自己的「命」交给林天樱随便玩，已经足够说明一切了。

而我也不必再抱有任何侥幸心理。凭着林天樱那种肆意将我当成蝼蚁的举动，我和她之间，定然只能活一个。

且，我莫名有种直觉，这个最后活下来的人，更大可能是我。

想到这里，我微微一愣。

从那个画面来看，上次三界战场，我走后，陆流和林天樱应该是一并离开的。而且陆流很有可能作为林天樱的靠山出现，才让她顺利在万药山占据了核心地位。

而仇天始终不见踪影，兴许是回魔界处理自己失踪这么多年积压下来的公事了。想到他之前说过，他会来人界找我，以及他和林天樱之间那种古怪又微妙的气氛，我心里稍微放宽了些。最起码这位大佬在短时间内，若无利益冲突，应该不会和我站在对立面上了。

我的另一位舔狗师兄青叶不知道怎么样了，但毫无疑问，既然陆流都已经爱上了林天樱，那他肯定更是死心塌地，大师兄曾玄也是不用说了。

如此看来，可以说，我再也不是天元门的人了。

甚至，我将会成为他们的敌人。

94

我们以极快的速度横跨过天际，大约四日后抵达了碎月关。

这四天里，我一直在飞舟上打坐调息，调整状态，努力让自己的精气神都处于巅峰状态下，还顺便细数了一下自己的底牌。

白翎扇如今进可攻退可守，饮雪剑在冰系灵力的加持下，能发挥出百分之两百的效果；异火极焰那种外层冰凉内里恐怖的高温，简直就是偷袭时的最佳暗器；而我掌握最熟练的那两个阵法，北斗七星阵自不用提，倒是坎离八卦剑阵，在我灵根从假到真后，发生了某些可喜的变化。

首先，也许是因为现在的灵根已经真正属于我了，唤醒它变得极其容易。心念一动，剑阵便能完整出现。

更要紧的是，不需要切割灵根，它就能自动分成很多把冰蓝小剑，交织移位，形成威力更可观的大型剑阵。

「秦绒绒，秦绒绒。」

银祁的声音将我从出神思考中唤醒，他俯下身看着我：「到了。」

隶属碎月关下有一座碎月城，面积辽阔，只是建筑稀薄，所以看起来略微荒凉。银祁把飞舟停在了城门口，我们三个下了船，那玩意儿又被我顺手收了起来。

没别的意思，主要是船外壳刻着专属于陆流的标识，没人的地方用用还行，现在用被发现了就不好了。

「进城吗？」

风如是问我。

我点头：「我们先进去，找到林天樱在哪，然后再动手。」

「好。」

城门被七大门派的筑基期修士把守着，好在银祁与风如是的修为已经高到他们看不出种族，于是非常顺利地放我们进去了。

结果很巧，刚一进城，我就听到两个擦身而过的修士在讨论，说七大门派的核心人物正在某客栈别院商议大事，于是我左右瞅了瞅风如是和银祁：「我们直接过去吧。」

风如是淡淡道：「随你。」

银祁：「你决定，反正我们本来就是跟你来的。」

于是我们很快到了那别院门口。

说是别院，但其实与一座豪华府邸无异。里面小桥流水荷花池一应俱全，就是没有人影。我一眼扫过去，很快发现整座别院被一个庞大的幻境阵法笼罩着，因此外面的人看不到里面发生了什么。

但是，本阵法天才可以。

我沉思片刻，很快找到了阵眼的生门处，召出异火极焰，它很听话地朝那一处飞过去，爆裂声过后，整个幻境顷刻间坍塌。这玩意儿主要目的在遮掩上，所以几乎毫无防御能力，不知道是哪个菜鸡做的。

「谁？！」

我听到一道熟悉的女声，熟悉得我差点笑出声来。我左右看看银祁和风如是，底气十足地吼：「林天樱，你给我滚出来！」

下一秒，林天樱果然带着一大帮人出现在门口。站在她身后最近处的就是陆流，再远点还有尘樊尘松曾玄……总之，一堆熟人。

「秦绒绒？」

她愣了一下，很快恢复成冷笑的表情：「你个金丹碎裂的废物居然还活着？」

我眼皮一跳，下意识往她身边的陆流看过去，他眼神漠然地望过来，仿佛今天刚听说世界上有我这么个人似的。

「不好意思了大姐，本人不但活着，而且活得很好，如今已经是元婴修士啦。」我冲她冷笑，虽然笑得不够冷，但气势十足，「少废话，我这次回来就是取你狗命的！」

「你？难道就凭你身边那两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废物吗？」

我还没开口，银祁先不乐意了：「诶诶，你这个人，你怎么说话呢？」

到这里，陆流这厮终于开口了，虽然内容让我很想给他一巴掌。

他说：「秦绒绒，我知道你心头有怨，但此刻人界大敌当前，这些个人恩怨不如就先放到一边。」

「大敌？」我看着他，「我最大的敌人，就是你们这对狗男女。」

懒得再听他废话，反正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我直接跟银祁和风如是传音：「风姐姐，你帮我拦住陆流——对，就是刚才满嘴冠冕堂皇的那个，他应该是大乘期的修为。银祁，你帮我挡一下剩下的人，我尽快速战速决。」

等他俩点完头，我直接掏出白翎扇，朝林天樱冲了过去。

果不其然，修为最高的陆流最快反应过来，很轻松接下了我这一击。距离被骤然拉近，四目相对间，他眼中的光忽然柔软许多，声音里带着叹息：「绒绒，你这是干什么？」

「报仇啊，你看不出来吗？」我咬牙切齿，「滚开！否则我可不会顾念师徒之情！」

「你竟然也会说这种话了……」他扫了我一眼，有些无奈，「可是你一个元婴期的修士，能干什么呢？」

「不劳你费心了。」说完我转头冲风如是吆喝，「姐姐，这人交给你了。」

「放心吧。」

以风如是的修为，和陆流打成平手倒不成问题。再加上银祁将其他人的攻击接了过去，我终于能直面林天樱了。结果还没等我动手，她眼神扫过那两个人，忽然高声道：「一个魔修，一个妖修！好啊秦绒绒，原来你早就背叛了人界！」

种族荣誉感还挺强？和魔王谈恋爱的人到底是谁啊！

但不得不说，这话效果显著，一出就一片哗然，顿时那些人修看我的眼神中便多了许多憎恶和鄙夷。我懒得理他们，只是死死盯着林天樱的方向，从白翎扇中飘出的冰冷雾气渐渐在空中凝成一把巨剑，然后朝林天樱飞过去。

这几乎是拼尽我全身灵力的一击，因为我知道银祁以一敌十可能撑不了太久，所以想速战速决。而且按原著进度，林天樱这会儿最多结丹期，不可能扛得住我一个真·元婴修士全力一击。

但我万万没想到，陆流已经爱她爱到宁可生生承受风如是一剑，也要飞身过来救下她。风如是下手没留情，所以那一剑刺得陆流脸色瞬间苍白，但他仍然很轻松地击溃了我的冰灵力之剑，甚至召出噬火，反手朝我心口扎了过来。

我想躲，但身周仿佛被什么胶质物体禁锢住，根本动弹不得。风如是离这边还有段距离，于是我心头一片冰凉。对上陆流的眼睛，发现他的眼神居然比我还要绝望。

这种时候还在装什么呢？？啊？难道这噬火不是你的本命法宝吗？

一个大乘期修士的本命法宝，我以为我必死无疑，然而并没有。因为胸前骤然一轻，到别院门口之后就一直被我揣在胸口的落落忽然跳下去，接着摇身一变，变成了一个……男人。

一个陌生又熟悉的男人。

他一瞬间挡在我身前，挡住了阳光，挡住了噬火，也挡住了我眼中快要掉下来的眼泪。那柄飞行极快的透明匕首被他轻松夹在指间，语气仍然透着初见时的闲适与从容。

他说：「你们想杀秦绒绒，总要经过我的同意吧？」

96

是聂星落。

万万没想到，被老子揣在怀里又摸又揉，玩弄了一个多月的猫咪，居然是聂星落这个疑似仙界中人的大佬。

我听着他的声音，再看看这熟悉的背影，只觉得头晕眼花。

因为他的出现，我身周那种禁锢的沉重感也就此消失，又得以自由活动。于是我站直了身子，左右看看，风如是神色依旧冷淡，估计天塌下来她也是这样；倒是银祁的目光十分诡异，看看我又看看聂星落，震惊中夹杂着迷惑不解和欲言又止。

但是，却并不意外的样子。

「你是谁？」

林天樱冷冷地看着聂星落，眼神里带着一丝冰冷的倔强。可能这种眼神是修仙文女主限定皮肤吧，反正我无论如何都露不出来，只能露出看起来很歹毒的那种目光，一瞅就是反派。

不过按照原著定理，凡是有点姿色和能力的男人最后都会喜欢上林天樱，没人可以例外。虽然聂星落目前暂时是站在我这边的，但万一呢，万一这一碰面，他又被女主的坚强打动了呢？

想到这，我心中不由提起十二万分的警惕，再次攥紧了手中的白翎扇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聂星落看起来好像认识林天樱：「你不记得我是谁？」

我心头顿时咯噔一下。

「我该认识你吗？」林天樱眼睛微微一眯，忽然扯着唇角笑了，「有些事我不记得了。但你我从前若是朋友，你为何要护着秦绒绒？她背叛人界，带着妖修和魔修暗中潜入碎月城要塞，欲对我七大门派下手，实属心肠歹毒。」

？？到底是谁心肠歹毒啊？

我忍不住从聂星落身后探出脑袋，冷笑：「你可别在这儿跟我玩命运共同体这套了！林天樱，你心里很清楚，你我之间即便是生死大仇，那也是私人恩怨，何况是你先对我动手，先犯贱的！难不成我现在要杀你，就成了背叛人界？怎么着，在我不知道的时候，你已经可以代表整个人界了？」

大约是想没想到我能怼回去还顺便骂了她，林天樱脸色微变：

「既然如此，你我光明正大打一场便是了，生死自负。你又为何要带着一个妖修，一个魔修，暗中潜入此处？」

「我没有暗中，我们很自然地走了进来，很正大光明地来找你了。」我说，「你不停在这儿魔修妖修的，到底谁之前跟魔界的魔君仇天缠缠绵绵拉拉扯扯就不必我多说了吧？更何况我倒是想和你 1V1，你看陆流肯吗？」

说到这儿我终于肯抬起眼皮看看陆流，原以为他又会露出那种虚伪痛苦的眼神或者说些有苦衷、为大局的屁话，但却只看到他一脸凝重地紧盯着聂星落，眼神中带着深深的警惕。

嗯？难道这两个人认识？

果然，聂星落一开口就肯定了我的猜想。他说：「陆流，好久不见。」

97

陆流抿了抿嘴唇，神情有种奇怪的沉重：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这么久以来，你一直跟着秦绒绒吗？」

「嗯啊。」聂星落很随心所欲地应了两声，转头看了我一眼。他的眼珠并不是那种纯粹的黑色，反而透着一股明显的蓝，看上去就像是黄昏暮色过后将暗未暗的夜空。

见我一脸警惕地瞪着他，他倒是先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：「秦绒绒，你干吗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？好像要冲过来跟我打架似

的。」

我握紧白翎扇，低声问：「之前在蓝玉城，你说你有要事在身，先走一步，没走吗？」

「走了，办完事又回来了。」

「你回来有什么目的？变成猫待在我身边有什么企图？！」

他笑了：「这不是看你喜欢吗？变成猫给你摸你还不开心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。」

看我喜欢？你最好是。

我冷哼一声，暂时不想和他追究之前的事情。倒是陆流又开口了，语气里带着显而易见的焦急：「绒绒，你别和那人混在一起，跟我回天元门……」

「带着她的妖修和魔修朋友一起？」林天樱说着，又看一眼聂星落，「还有这个来路不明的人。陆流，你该醒悟了，秦绒绒在外面混迹这么久，交的都是些不三不四的所谓朋友，早就不是你那个乖乖听话的小徒弟了。」

「她从前也并不乖乖听话。」

陆流垂下眼睑，似乎在掩饰情绪，片刻后又抬起眼来看着林天樱：「有些事做到这里就可以了，你若太过分，也别怪我不念旧情。」

林天樱的表情僵住，脸色顿时有些难看。许久才缓和下来，冷声道：「随你吧。」

说完竟然退回到队伍中，只是盯着我的眼神里还带着明显的恶意。

这是.....内讧了？

我有点好笑地看向陆流，心道你这又是在玩什么东西。而他此刻的关注点显然不在我身上，而是聂星落：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」

「看秦绒绒可爱，陪她待一段时间吧。」聂星落淡淡说着，走回我身边，与我并肩而立。

他比我高出不少，这么站着对比更明显，我只好偷摸着给自己捏了个浮空诀，往上浮了几厘米。结果这么隐秘的动作还让他给看见了，顿时嘲笑地看过来一眼。就这么一个眼神来回的功夫，我再看陆流时，他的表情已经紧张了不少，令我万分不解。

他为什么这么怕聂星落？就算聂星落是仙界中人，但他也好歹是大乘期的修士吧？

我怀疑地扫过陆流和聂星落，疑心他们之间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。初见时聂星落那句「受人之托」忽然闪过我脑海，我忍不住问：「难道当时你来蓝玉城，是受陆流之托？」

聂星落动作顿了一顿，转头看向我：「若我说是，从前种种伤害拉扯，你既往不咎？」

他的眼睛是深海一样的墨蓝，碎金般的阳光落进去，硬生生铺开一片宇宙星河般的璀璨。与这双眼对视时，我有仿佛跌落太空的失重感。

于是许久后我才反应过来：「.....怎么可能？」

有人不但捅你一刀，还握着那把匕首在你心脏上刻了个「滚」字，最后他派了个人来给你包扎，你就原谅他了吗？

聂星落显然对这个回答非常满意，顿时眯起眼睛笑了起来：「那不就好啦？既然你都这么想了，是不是他还重要？」

我不满地瞅着他：「所以到底是不是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「那.....难道是仇天？」

显然这个名字对聂星落来说很陌生，因为他愣了一下，回忆了几秒钟才想起来，回答也很斩钉截铁。

「不是。」

98

「我知道你想做什么。」

最后聂星落对陆流说：「我也知道你的最终目的和你此刻表现出来的并不一致，但这有用吗？陆流，你最大的毛病就是自以为是。从前如此，现在仍然如此。你自以为这是好，自以为你的牺牲有作用，自以为你的好意能得到回应——」

「可是，你考虑过那个人的心情吗？」他侧头瞥了我一眼，「对别人来说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，你了解吗？若我知道从前所谓的.....是这样，那时就不该答应你。」

陆流的脸色像纸一样苍白，我这才发现距离上次见面，他瘦了很大一圈，那身曾经仙风道骨的白袍挂在身上都有些空空荡荡。他紧紧抿着嘴唇，看着我的眼睛像是脆弱的琉璃。

我忍不住问聂星落：「所以你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？」

「在做一件他认为很伟大，但别人不会买账的事情。」聂星落说着，像是耐心用尽，挥了挥手，「行了陆流，你很清楚，我在这里，不可能让你带走秦绒绒的。你赶紧带着林天樱回去吧，晚了我会做出什么事，我自己都说不好。」

陆流看着他：「你怎么知道不可能？聂星落，你此刻能用几成功力，我清楚得很，我也并非完全没有一拼之力。」

「拼过我了，把秦绒绒带走了，然后呢？」聂星落一脸不耐，「届时就算你不是身受重伤，也是修为耗尽，你身边那些冠冕堂皇的正义之辈能放过她？况且你应该也早听说了，赵兰芝还在找你呢。」

这名字一出，陆流的嘴唇剧烈颤动几下，眼里的光彻底黯淡下去。

我听着他俩说话，总感觉在听两个悬疑小说家打哑谜，于是耐烦地扯了扯聂星落袖子：「你俩到底在说什么东西？我劝你赶紧把你知道的事情告诉我，不要不识抬举。」

聂星落完全没把我的威胁放在心上，笑得前仰后合，十分开怀。我发现跟这种没有网上冲浪过的修仙界古人实在没什么可说的，于是痛快闭麦。

笑过之后，他倒是率先伸出胳膊揽住我肩膀，然后对陆流说：「人我先带走了——虽然我早就知道她这次来报仇不可能成功，但还是想着纵容一下，只是没想到会败得这么快。陆流，你放心吧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今日所做的一切。我等着那一天。」

「以及——」

他的目光转向林天樱，忽然变得格外冷峻：「林天樱，并非事事都能如你所愿，想要逆天而行，就先将你的放肆行径收一收。」

林天樱瞳孔瞬间紧缩，一脸恍然大悟后的震惊：「你是——」

后半句话却被强迫着吞了回去。我眼睁睁看着聂星落收回手，一线金色光芒也随之钻回他指尖，看着林天樱一脸怨恨地瞪着我却说不出一句话，心里第一次觉得爽爆了。

林天樱开不了口，陆流也沉默寡言，这时候，旁边的背景板们终于说话了：「将这个人界的叛徒留下来！」

兄弟，说好的修仙者都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呢？你集体荣誉感这么强是认真的吗？

果然，这种强行出头的炮灰都没什么好下场。因为聂星落连眼神都没递过去一个，随手一抬他便软软地倒了下去。这一手显然有震惊到其他人，大家都默契地选择了闭麦自保。

而我已经同银祁还有风如是一起，被一阵风卷起，极快地掠过天边。

99

落在碎月城不远处的一座山林间，聂星落将我放下，抬手揉揉我被风吹乱的头发：「好了，我得走了。」

我抬眼看着他：「你到底是谁？」

「我是.....你的猫。」他眯起眼睛笑的样子果然像极了一只猫，但这话显然已经不能再糊弄我，「说正经的，你到底是谁？看起来你的修为比陆流还高，可陆流已经是大乘期的修士了，所以你是仙界的人，是不是？」

这话说出口时我很有几分笃定，没想到居然被聂星落无情否决。

他冷哼一声，语气里充满了不屑：「仙界，呵.....」尾音给人以无限遐想。

于是我又起了新的猜测：「难不成你得罪了仙界中某个大佬，所以被贬下了凡间？」

他好笑地再揉揉我脑袋：「别瞎猜了，只要你知道我不会害你就好。」

我当然知道他不会害我，不然变成猫那段过程里有一千次一万个的机会可以动手。

我只是非常好奇。好奇于这样厉害的人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，更好奇他为什么会选我，而不是林天樱。

聂星落仿佛看穿了我的想法，终究是叹了口气，看向我的眼神认真且柔和了许多：「秦绒绒，没有其他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你比她更勇敢，也更值得。你要知道陆流的想法和做法不能代表所有人，你不要因为这一件事就不断否定自己。」

「说实话，只要你这次不这么冲动去找林天樱报仇，我现在还是一只猫陪在你身边。可是我知道我不该阻止你，就算这机会再渺茫你也会去试一试，我最喜欢这样的你。但我现在不得不走了，所以今后的路你又得一个人走了——秦绒绒，你肯定会走得很好，我保证。」

突然被搂进怀里的时候我是蒙圈的，但又不得不承认聂星落说得很对。其实在去找林天樱时我已经预感到这一次成功的概率十分渺茫，但我还是去了，因为我就是这样没有耐心、义无反顾的人。

这样的想法持续了有一会儿之后，我才反应过来，这人怎么突然就抱住了我？！

结果刚一挣扎，发顶就传来他带笑的声音：「怎么了？之前你天天把我抱在怀里揉来揉去，还不许我抱回来吗？」

「那你是猫，我是人，能一样吗！」我用力挣扎出来，瞪着他，「别动手动脚的，你知道这动作在人界意味着什么吗？」

何况还有旁人在场。我往旁边瞄了瞄，风如是已经闭上眼睛在原地打坐修炼了，倒是银祁变回了银锦狐原型，正在专心梳理自己的毛发。

「好，那不抱了。」聂星落冲我摊开手，「我得走了，秦绒绒。未来还会再遇见的，到时候欠你的我会还给你，你的问题我也会解答。」

眼看一阵风吹过来，已经渐渐将他承托至半空，我终于没忍住再问那个问过好几遍，却始终没有答案的问题：「你到底是受谁之托？只要告诉我这件事就好。」

月色下他的眼睛像是静谧深邃的海，而被那目光笼罩的我也整个人泡在温柔浪潮中。片刻后，聂星落终究叹了口气，妥协道：「好吧，我告诉你。」

「我受的，是秦绒绒之托。」